

中·华·文·化·经·典·藏·书

杂学十三经

呂覽 鴻烈 山海
經 禽 經 墨 經
長 短 經 茶 經
神 異 經 脈 經
人 經 胎 息 經
棋 經 酒 經 度

上

导 读 本

ZAXUESHISANJI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中·华·文·化·经·典·藏·书

杂学十三经

呂覽 鴻烈 山海
經 禽 經 墨 經
神 異 經 脈 經
長 短 經 茶 經
棋 經 酒 經 度
人 經 胎 息 經

下

导 读 本

ZAXUESHISANJI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中华文化经典藏书

ZAXUESHISANJING

ISBN 7-5317-0972-4



9 787531 709725 >

ISBN 7-5317-0972-4/I·956

定价：48.60 元（上、下）

中·华·文·化·经·典·藏·书

杂学十三经

呂覽鴻烈山海

經禽經墨經

神異經脈經

長短經茶經

棋經酒經度

人經胎息經

上

导 读 本

ZAXUESHISANJI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中·华·文·化·经·典·藏·书

杂学十三经

人經胎息經
棋經酒經
長短經斧
神異經
經禽經
呂覽鴻烈經

下
导 读 本

ZAXUESHISANJING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杂学十三经

责任编辑 / 赵立程

封面设计 / 安 璐 张 骏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邮 编 / 15002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31.62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760 千

版 次 / 199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/ 5 001—7 000

定 价 / 48.60 元(上、下)

书 号 / ISBN 7-5317-0972-4/I · 956

前 言

对西方人而言，“13”是一个凶数。那或许是因为耶稣与其十二门徒适足“13”之数的缘故：多了一个犹大，耶稣便被出卖了。于是，在耶稣殉难已近2000年之今日，西方世界里热爱基督的人们（他们是那样多）仍然对“13”心怀戒惧。然而，对生活于东方——夏古国的人们而言，“13”不仅不是厄运的象征，而且颇具一种极限的意味。依照美国学者沃尔夫拉姆·爱伯哈德（Wolfram Eberhard）的说法，中国古代有两套计数系统：一是天干，一是地支。它们都将“13”排除在外。而中国人说到“13点”或“13太保”，通常都是一种惊叹语。而此类惊叹之语也正是“13”之极限意义的具现。

于是，远在中国的宋朝，便有了“十三经”被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儒家圭臬的13部经书的总集。在这里，“13”构成了一个傲视群书、居高临下而自守自存的封闭系统。天下虽大，书籍虽多，再无能够与于其间者，它也就这样被国人接受下来了。

时下“国学热”方兴未艾。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，我们纂辑了这部“杂学十三经”。

杂学者，杂家之学也。杂家之书，不仅其来有自，而且源远流长。东汉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已著录若干家，《吕览》堪称其中之佼佼者。嗣后淮南王刘安编纂之《鸿烈》（即《淮南子》），亦迥出群书之上，而为后人推许。古代之杂学观念在后世有进一步之扩大和发展。就“杂”而言，有许多杰作均可入其上选。如

《山海经》载述古代地理和神话，为世所公认的上古奇书；师旷之《禽经》，俨然一部鸟类百科全书；《墨经》为墨子及其门人之代表作，当时的社会生活无不毕现于其间；东方朔之《神异经》，承《山海经》之余脉，别开神话之新篇；魏晋以迄唐宋，杂学之书如《脉经》、《胎息经》、《度人经》、《长短经》、《酒经》、《茶经》和《棋经》，独树一帜，皆各有创获，是学习和研究古文化的必读文献。此类经书尚无系统的整理和发掘，故本书之纂辑，正补其缺。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包罗万象的《杂学十三经》，读者能够领略祖国文化的渊懿浩瀚与博大精深，并畅游于其中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。

参加本书编选、校点工作的有：

许隽超（《胎息经》、《脉经》、《度人经》、《长短经》、《神异经》）

刘 玮（《酒经》、《茶经》）

孙延光（《山海经》）

田书兰（《禽经》）

张 军（《棋经》）

孙延风（《吕览》）

马汉广（《鸿烈》）

范子烨（《墨经》）

范子烨

1996年12月15日

MATHES 105

ZHONGHUAWENHUAJINGDIANCANGSHU

责任编辑 赵立程
封面设计 安 路
张 骏

目 录

前言	(1)
吕 谒	(1)
导读	(1)
原文	(3)
鸿 烈	(199)
导读	(199)
原文	(201)
山海经	(426)
导读	(426)
原文	(428)
禽 经	(497)
导读	(497)
原文	(498)
墨 经	(506)
导读	(506)
原文	(508)
神异经	(633)
导读	(633)
原文	(635)

脉 经	(644)
导读	(644)
原文	(646)
长短经	(797)
导读	(797)
原文	(799)
茶 经	(942)
导读	(942)
原文	(944)
棋 经	(960)
导读	(960)
原文	(964)
酒 经	(969)
导读	(969)
原文	(971)
度人经	(994)
导读	(994)
原文	(996)
胎息经	(1002)
导读	(1002)
原文	(1003)

吕 览

导 读

《吕氏春秋》，原名《吕览》（因书中有“八览”而得名），26卷，是秦相吕不韦召集众门客编集而成的一部杂家著作，同时也是先秦各派思想的最大综合者。

吕不韦（？—前235），原为阳翟的大商人，助秦公子子楚即位为庄襄王，受任为相，封文信侯。秦始皇即位后，尊他为仲父，朝政也由他把持。始皇亲政后，吕不韦因罪罢相，流放四川，于途中忧惧而自杀了。

《吕氏春秋》约编成于秦王政八年（前239），《史记·吕不韦传》说：“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，六论，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”，可以说，“集腋成裘”是《吕氏春秋》的编书原则。其中《大乐》、《适音》诸篇，反映儒家思想；《贵生》、《审分》诸篇，反映道家思想；《当染》、《高义》诸篇，反映墨家思想；《振乱》、《决胜》、《爱士》诸篇，反映兵家思想；《上农》、《任地》诸篇，反映农家思想；《月令》反映阴阳家思想；等等。它出入先秦诸子，力图超出门户之见，去吸取各家的优点，建立起一个贯穿天人的庞大体系。同《荀子》一

样，《吕氏春秋》也批驳了许多流派的见解。一方面斗争、分化；另一方面又在渗透、综合，这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个特点和趋势。

《吕氏春秋》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书。吕不韦把它“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延诸侯游士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予千金”，从写书的目的到成书后的举措，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性。当时，周天子已经不存在，秦统一天下之势已较明显。吕不韦在这时使宾客编写此书，而且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公布，其用意是向天下宣布他的政治（包括军事、经济、文化）纲领，外以对各诸侯国，内以对秦始皇的。“凡主之立也，生于公”（《贵公》）；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人之天下也”（《贵公》）；“故凡举事，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”（《顺民》）。这些话，在专制社会中起着进步的作用，今天读来仍觉虎虎有生气，难怪郭沫若称它是“钢铁的声音”。

《吕氏春秋》的另一方面价值，在于它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历史、文化资料，正因其“杂”，故举凡先秦的许多旧史佚闻，科学知识及不少早已湮没的家派学说，都依赖它才流传下来。清代学者毕沅说：“不韦书在秦火前，故其采缀，原书类亡，不能悉寻其所本”，作为杂家的代表作，《吕氏春秋》中的许多始见于此、仅见于此的独家资料，一直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重视，唐代的刘知几用“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”这样极高的赞语来评论它，也不能认为是过誉之辞。

《吕氏春秋》在汉代即有高诱的注本，而年代久远，写刻多谬。自清代朴学兴，始有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及俞樾等学者专治此书。此后诸儒继起，纠谬正讹，艰涩大去。近人蒋维乔等合撰的《吕氏春秋汇校》，今人陈奇猷的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都是较好的本子，阅读起来非常方便。

原 文

孟春纪第一

孟 春

一曰：

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，昏参中，旦尾中。其日甲乙，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，其虫鳞，其音角，律中太簇；其数八，其味酸，其臭膾，其祀户，祭先脾。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，鱼上冰，獭祭鱼，候雁北。天子居青阳左个，乘鸾辂，驾苍龙，载青旂，衣青衣，服青玉，食麦与羊，其器疏以达。

是月也，以立春。先立春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“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。”天子乃斋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；还，乃赏公卿、诸侯、大夫于朝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庆赐遂行，无有不当。乃命太史，守典奉法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，宿离不忒，无失经纪，以初为常。

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参与保介之御间，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躬耕帝籍田。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、诸侯、大夫九推。反，执爵于太寝，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皆御，命曰：“劳酒”。

是月也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繁动。王布

农事，命田舍东郊，皆修封疆，审端径术。善相丘陵阪险原隰，土地所宜，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必躬亲之。田事既饬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
是月也，命乐正入学习舞。乃修祭典，命祀山林川泽，牺牲无用牝，禁止伐木；无覆巢，无杀孩虫、胎夭、飞鸟，无麝无卵；无聚大众，无置城郭，掩骼埋骸。

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

孟春行夏令，则风雨不时，草木早槁，国乃有恐，行秋令，则民大疫，疾风暴雨数至，藜莠蓬蒿并兴；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霜雪大挚，首种不入。

本 生

二曰：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。此官之所自立也。立官者，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。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夫水之性情，土者归之，故不得清；人之性寿，物者归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今世之人，惑者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。以此为君，悖；以此为臣，乱；以此为子，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无幸必亡。

今有声于此，耳听之必慊已，听之则使人聋，必弗听。有色于此，目视之必慊已，视之则使人盲，必弗视；有味于此，口食之必慊已，食之则使人喑，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，利

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舍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世之贵富者，其于声色滋味也，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则遁焉。遁焉，性恶得不伤？

万人操弓，共射其一招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；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也。天全，则神和矣，目明矣，耳聪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；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于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，若天地然；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惛。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贵富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以为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，奚由？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，务以自佚，命之曰“招蹶之机”；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“烂肠之食”；靡曼皓齿，郑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“伐性之斧”。三患者，贵富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；非夸以名也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重 己

三曰：

倕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；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，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，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，爵为天子，不足以比焉；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，不可以易之；论其安危，一曙失之，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，有道者之所慎也。

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师者之爱子也，不免乎枕之以糠；是聋者之养婴儿也，方雷而窥之于堂。有殊弗知慎者？

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；未如有别者，其